

梦
Garden
花园
第一辑

买妻

穿梭时空三世情之一

寄秋
著

和风
主编



穿梭时空三世情之一

买妻

寄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买妻/寄秋著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6. 12

ISBN 7 - 80723 - 174 - 2

(梦花园爱情小说系列. 第1辑)

I 买… II 寄…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1848 号

买妻(梦花园爱情小说系列) 寄秋 著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 1/64

字 数:2700 千字

印 张:75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3000 册

书 号:ISBN 7 - 80723 - 174 - 2/I · 51

定 价:135 元(全 3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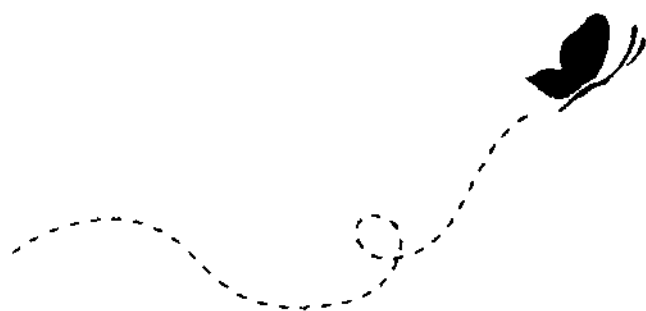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梦花园第一辑书目

编号	书名	作者	编号	书名	作者
001	买妻	寄秋	016	她在半夜不睡觉	寄秋
002	抢妻	寄秋	017	赖上植物的女孩	寄秋
003	新科妹妹	慕枫	018	请叫我女王陛下	寄秋
004	娃娃新娘	艾佟	019	别说你爱我	明星
005	抱得王爷归	绿荷子	020	草莓恶徒	方蝶心
006	老婆少根筋	金萱	021	城堡里没有公主	陈毓华
007	金城卷	湛露	022	寻妻	寄秋
008	玉阳卷	湛露	023	银一两	浅草茉莉
009	黑羽卷	湛露	024	当灰姑娘碰到情	简璎
010	圣朝卷	湛露	025	女王,饶了我吧	绿荷子
011	白目公主	皇千秀	026	迷糊俏妈咪	金萱
012	七月流火	橡果	027	童话的爱情	金萱
013	失忆情人	简薰	028	亲亲剪刀手	绿光
014	劫婚	慕枫	029	邻家男人	子纹
015	住在坟墓的猫	寄秋	030	代班红娘	羽十三

征 爱 情 故 事



只要你是爱做梦的孩子，
不管是想换个舞台，
或初试啼声，
我们都拍手欢迎！



来稿注意事项——

1. 完整的稿件，字数约10万字（包含标点与必要段落空白），
字数算法：字数×行数×页数（包含标点与必要段落空白）。
需分章节。

※若是用Word的字数统计为6万5千字至7万5千字。

2. E-mail至garden@lunagd.com 花园组（收）

来稿时请务必注明真实姓名、联络电话、地址。

（请保存Word文件以附件传送）

3. 请尊重著作权，切勿抄袭、转译。

4. 审稿期为30天，审稿后，原稿恕不退回。



缘起

“咦？我在哪里？”

“你在菩萨地。”

那是什么地方？

“菩萨修行的天外天。”

“那我成佛了吗？”

“不，你并未成佛。”

“那我为什么会在这里？”难道她死了？

“因为你必须在这里。”

“我不懂。”

一道白光渐渐成形，背脊微驼的白胡子老人拄着挂上酒葫芦的拐杖，缓缓地走到她面前。

“你的灵魂离体了，我特意下去带你上来。”
否则就来不及了。

“我的灵魂为何离体？是受了什么重大撞击吗？”书本上说过这种事——离魂。

老人故作神秘地说道：“日后你便会知晓了。”

“为什么要等到以后，现在不行吗？”她不喜欢待在这里，她要回家。

“你有件事要做。”只有她才行。

“我？”她又不是什么大人物，干嘛要找她？

“跟我来。”

“啊？！”

一阵莫名的吸力忽起，让人无从抗拒的往前飘……咦！她在飘？！

老人的手一挥，拨开厚厚的云层，锣鼓喧天的一群人打底下经过，一顶大红轿摇摇晃晃的抬进一条狭窄的小巷内，人声鼎沸。

看来是一场喜事。

只是奇怪的是，明明是喜气洋洋的迎嫁行列，但不见一人面露喜色，个个眉头紧皱像是送葬，神情肃穆得让人凄楚落泪。

“今天的新嫁娘叫长孙无垢，是唐朝长孙皇后一系的后裔，也是你的前世。”

“我的前世？”

“你必须帮助她改变她未来的命运，今生她若无法获得幸福，同样的不幸将一再降临在你身上。”

“什……什么？”她要怎么帮她？

“去吧！孩子，别害怕。”他会在上面看着她。

“等……等等，你是谁？”古里古怪的。

“呵呵……我是月老。”

“啊？！”

来不及讶异，背上突地被人一推，她像断线的风筝往下掉，一直掉、一直掉……

1

明神宗末年，盗贼四起。

严吏苛税，贪污腐败，党争不断导致民不聊生，富者贪生怕死，趋炎附势，送金送银送美妾地巴结官宦，穷苦人家却得典妻卖子才得一口温饱，骨瘦如柴地等着阎王点召。

驱元建明理应丰衣足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有饭吃，毕竟是汉人当政，能比外族人凶恶吗？起码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吧！

其实不然。

从洪武皇帝开始，杀功臣、废贤能，设文字狱，斩杀文人贤士，武将凋零，四域强敌环伺，这国势如何兴盛得起来？

这世道越来越难过了，尽管人间仍是一副太平景象。

“来来，现炸臭豆腐，不臭不用钱！”

“今早抓的河鲜，大婶，买几条加菜吧……”

城南东边的鸳鸯桥上，各式小贩卖力吆喝，桥头两边商行林立，大伙为挣着几分钱奔波辛苦，



日子难度呀，不努力点不行。

“花大婶，这帕子我可是花了一日夜的工夫绣的，你喊这价，我一家老小哪够过活？”

一个水灵灵的姑娘，朱唇玉腮杏眼儿，发似柳丝以简单的红绳束着，犹如水波中漾出的芙蓉仙子，叫人一见就顺眼。

“唉，我说长孙姑娘，这价钱算公道啦，我收你这成本价，转手也没赚多少……”

“这个彩凤荷包多少钱？”一位姑娘来买胭脂水粉，瞧见出自长孙无垢之手的织品是看得爱不释手。

“姑娘好眼光，这个彩凤荷包只要五百文钱，你看看这绣功多精细，绝对物超所值，买到算你捡到便宜……”花大婶堆起笑脸迎客。

一旁的长孙无垢闻言挑起眉，冷冷一笑。

弯腰哈手收了白花花的银两，花大婶笑得合不拢嘴。

“成本五十文钱，您倒卖了个好价呀！”

花大婶脸上的笑容倏僵，糟了，她只顾着做生意，都忘了这丫头还没打发呢！

既然人家这么现实，她也不用太客气了。

“这些绣品花样简单点的三百文钱，繁复些的五百文，随便花大婶你要不要，反正西桥头的翠珠大姐等着我给她送过去呢。”

不过翠珠大姐人虽老实不占人便宜，但太过木讷不懂逢迎客人，绣品一个月也卖不出去几件。

“算四百文钱行吗？”

她沉吟一会，“行，可您老要答应让我借支一个月。”爹爹的病不能再拖了，上好的药材贵得令

人咋舌。

“借支呀……”花大婶面有难色，纯粹是小气性格作祟。

“五两银子。”她熬夜赶工应该应付得了这个数吧？！

“可以借支四两，不过你得帮我绣套鸳鸯枕被，井口巷那个王家闺女下月要出嫁，早嚷着跟我要套针黹活儿巧的枕被当嫁妆……”

这花大婶真会趁火打劫。她苦笑一声，打算应承下来。

忽地一道身影硬生生将她挤到一旁，手底从摊子上抓取一件香囊反复看着，嘴里不住赞叹。

“咦，这牡丹香囊好漂亮。”

猝不及防的长孙无垢一下失了重心，身子被撞手中的绣篮顺势往前飞，她惊呼一声，“啊，我的绣篮！”

这些织品、绣件可是买命钱呀，爹爹的药、一家的肚皮全得靠它了。

一只长臂翩然伸出接住绣篮，手一兜转，绣篮便已端至她面前。

忙不迭赶紧接过，她松了一大口气。

“谢谢公子……”

“姑娘没事吧？”

抬眼，就见一双盈盈含笑的眸子瞅着自己，白净脸庞一派斯文书生气，两人四目相接时，男人眼底闪动一抹异样光芒。

好美的姑娘，气质灵秀，仓皇甫定的小脸叫人望之心怜，想……纳为己有。

她别开视线，分不清自己急遽跳动的心是因为



方才的意外，还是眼前的男人。

“少爷，你看这个……少爷！”小姑娘转身一见，脸露不豫，占有欲强的连忙勾住主子的手。

“你来帮我看看，这个牡丹香囊和我今天这件裙很相衬……”

今儿个她陪主子来城南店铺视察商务，向来疼宠她的少爷拗不过她的一再请求，陪她来市集逛逛，买些女孩家的胭脂水粉。她可得意了，得挑些好货，回府后才能跟一帮姐妹炫耀。

长孙无垢忆起正事，妥协地道：“花大婶，四两就四两吧，你先给我，我急着给我爹救命。”事有轻重缓急，眼前重要的是拿到钱再说。

她拿了银两，从绣篮里拿出绣件交予花大婶，两人又是一番讨价还价，终于讲定价钱，她准备离开。

冬月见到新的绣件，见猎心喜，眼一亮，又拿起一块绣帕要追命看。

“少爷，你看这块帕子……”

皇甫追命虚应一声，目光始终恋恋不舍地停留在无垢身上，冬月讲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进耳。

“……少爷、少爷！”她也发现她家少爷的心不在焉了。

“嗯……啊？”那水仙子一般的姑娘要走了，他突生起莫名的心急，直想追过去。

循着主子视线，冬月心生防备地瞪着长孙无垢，内心生起一股妒意，她从未看过少爷这般看过哪个姑娘。

眼见长孙无垢就要离开，她谗心一起，恶作剧

地伸出腿，哼，这下看你不跌到河里喝水才怪，还敢不敢勾引我家少爷。

“啊！”

“姑娘小心！”

这鸳鸯桥的护栏不过半人高，根本挡不住长孙无垢的冲势，她闭起眼，看来这一劫是躲不过了，不过当落河的扑通声一起，她惊讶地睁眼，发觉自己根本没吃水，跌倒在地上的膝上隐隐作痛。

她没落河，那么那声落水声是……

“有人落水啦！快来救人！”河岸旁有人惊呼。

“少爷！少爷！”冬月惊惶失措地喊着，急得都哭出来了。少爷身子弱，怎堪落水的折腾呀！

低头横一眼长孙无垢，没时间寻她晦气，她急呼呼地下桥，少爷要是有个万一，她回去该怎么交代！

这皇甫夫人疼儿子可是京城里出了名的……

★ ★ ★

“我的儿呀！我的儿，我的心肝，你可不能有一丝闪失，我这孤老太婆的下半辈子就只能指望你了。”

一身贵气的老妇人趴在床头号啕大哭，泪水如豆地弄花一脸水粉，犹不自知的呼天喊地，悲怜自己的后半生无依无靠。

在这间布置华丽的屋子内，每个人的神情都是悲戚的，心头沉重得有如挂着千斤石，没人展颜地凝着眉，好不悲恸。

富贵人家富贵命，即使路有饿死殍，乞儿无衣可御寒，但是富丽堂皇的皇甫大宅仍是彻夜点灯，光明大放恍如白昼。



原因无他，只为了躺在锦被上、气若游丝的长公子——皇甫追命。

“儿呀！你睁开眼看看娘一眼，别再睡了，娘为你准备人参鸡汤和仙灵山的雪蛤，你起来喝一口吧！不要再让娘担心了。”

抽抽噎噎的皇甫夫人手捧着一碗参汤，细心地舀了一小匙想喂亲儿，然而他紧闭的唇不张，汤液浪费地由唇边滑落，弄湿了江南绣坊最珍贵的湘帕。

可没人注意那一点小事，大家在意的是因落河再度病倒的嫡长子，他打小因为早产的缘故就是个药罐子，身子骨不好难调养，近来好不容易健康稍有起色，没想到今日却不慎落水，急坏了一家老小。

二十多年来为了他的身子，大夫是一个换过一个，药材再贵再难得也想办法弄来，不管是大夫开的药单还是邻里相传的偏方，都是他的救命金丹。

曾有相士命断他活不过弱冠，属于天生夭折的命格，不过在一名老和尚的改命下，他不仅撑过二十，还挺进二十有五，皇甫夫人还巴望着儿子能长命百岁呢。

“张管事，我要你请的王御医到底来了没？没瞧见少爷难受得很。”这些奴才尽会偷懒，也不晓得多为主子着想。

“去请了，应该快来了。”他冷汗直擦地应道。

“那怎么还没来，没派轿子去接人吗？”没交代就不会办事，想累死她不成。

“呃，老人家年纪大了，禁不起颠簸，怕摇晃



太厉害会给摔了。”所以快也快不了，只能慢慢来。

“唉！快派人再去催催。”频频拭泪的老夫人不忍心儿子受苦，满脸心疼的哀声叹气，愁着儿身一身病痛。

“是。”张管事唯唯诺诺地出了房门差人办事去了。

★ ★ ★

皇甫追命所居的秋霜院是寻常人家的三倍大，前有小桥亭阁、水榭苍木，后是小庭园圃、花卉季换，宜人的景致不下秦淮美景。

仆人房紧邻在侧，光是服侍的小厮、丫头就有十数人之多，园丁和跑腿的长工还不其中，其中最得宠的，就是成天随伺的冬月。

“冬月，你是怎么照顾少爷的，为什么好好一个人会掉进水里？”皇甫夫人板起脸，满心愁急无处发地全宣泄在一旁的丫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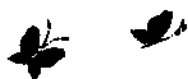
冬月连忙一跪，惶恐不已地直打哆嗦。

“是市集一个贱妇，少爷为了救她所以……”她不敢说出要不是自己起了恶心，少爷也不会为了救人而落水。

“这追命也真是，不看看自己的身子消受得住吗？当什么好人呢……我这苦命的儿呀！打小就没一日快活过，老是在汤药中度过，怎生得折磨呵！”

一想到儿子的病，她又唏嘘地泪盈眼眶，绢帕拭了拭还是止不住伤心的泪水。

“夫人，您就别难过了，少爷吉人自有天相，没事的，倒是您要保重自己，这个家要靠您撑着



呢，您可不能倒呀！”跟随夫人多年的徐嬷嬷也眼中带泪地安慰着。

“儿是我的心头肉呀！叫我哪能不神伤，我就巴望着他给我送终。”她求得不多，只望菩萨能让他多活几年。

“呸呸呸！尽说些不吉利的话，少爷是大富大贵的命，谁也带不走，日后他一定让您享尽清福。”折寿的话可别再提了。

“享福我是不敢想，只要能看着他成家立业，为皇甫家开枝散叶，我少活几年都值得。”

老夫人的话一出，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不太自然，药罐子的皇甫少爷能活多久连阎王都说不得准，这若要求个后勉强成亲，嫁进门的新妇不等于守活寡，求子无望还得伺候病痨子，日后的孤寂可想而知。

世道虽不好，但谁家的父母愿意女儿受这种苦呢？除非真的过不去了，不得不求此下策。

“夫人呀，这事不难，我给您出个主意。”两眼一亮的徐嬷嬷兴奋地说着。

“什么主意？”瞧着她眉飞色舞的神情，皇甫夫人眼泪拭一拭地侧过头。

“冲喜嘛！我看少爷八成是招了瘟神，咱们就替皇甫家添个人，借着喜事来去去霉气。”

“冲喜呀……”她低头一忖，在心中盘算。

“夫人，您别就犹豫了，想想过个年就有个白白胖胖的孙子好抱，您还能有什么心愿未了？”

“孙子……”一幕含胎弄孙的画面浮现眼前，她不由得笑了。

“夫人，咱们得合计合计，看您想要什么样的

人家，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是官宦千金呢，或是商人之女，总要有个方向才好打算。

“可命儿这宿疾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哪有好人家的女儿肯委屈下嫁。”连媒人都不肯上门说亲。

徐嬷嬷气粗地一哼，“有钱还怕没人肯点头吗？这年头没什么东西买不到，只要出得起银两。”

锦被下单薄的身子微微动了动，意识混沌的皇甫追命听见母亲悲楚的哭声，他努力地想睁开眼睛却力不从心，全身发冷汗仿佛置身雪地中，怎么也无法暖和。

虽然他羸弱得难以抚慰伤心的娘亲，但是他仍清清楚楚地听见她和徐嬷嬷的对话，心急又难受地欲出言阻拦，只是喉间始终发不出一丝声音。

冲喜吗？

这不是白白糟蹋人家姑娘的一生，让他来到人世间的罪孽又多了一条，打娘胎带来的个疾根本不该有娶妻的念头，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到几时。

“夫人，这件事交给我去打理，就算要跑断我这两腿，我一定帮您找到满意的媳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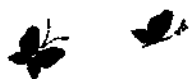
“真的可行吗？”她忧心忡忡。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徐嬷嬷拍拍胸脯保证，信心满满。

但是，真的没问题吗？

她跑遍全城有待字闺中的女儿人家，大家看到白花花的银子倏地眼睛发亮，可一听见皇甫两字，当下闭门锁户地直说闺女已许人。

有钱有势是一回事，没命享用有什么用，出身



好不代表命好，人呀！平平安安就是一种福气，谁想沾染晦气赔上个女儿。

不过呢，就那么巧，就在她以为没指望的时候，一个天赐的人选出现了！



“大姐、大姐，这包子要趁热吃才有味道，我们一人一半分着吃，这边给你，我吃小块的就饱了。”

比实际年龄瘦小的长孙无忌笑得好不开心，双手捧着一粒热腾腾的包子，又蹦又跳地活似山里的野猴，如得至宝地迎面走来。

他一边喊烫，一边剥开香喷喷的白嫩面皮，掰成一大一小各一半，小的他自己拿着，大的那一半推到大姐面前，就怕她吃不饱。

早年长孙一家在京城一带也是大户人家，仆佣如云，家大业大，为士大夫之后，家底丰厚堪称富裕，出入车马接送，是当时极受推崇的文人世家。

可是因为一篇咏春词激怒了当朝皇上，无端地被削去尊荣贬为庶民，家财充公落入奸人之手，一贫如洗地成为落难人。

“不了，我不饿，你吃就好。”长孙无垢笑笑地推了回去，帮年仅十岁的幼弟擦去脸上污渍。

他摇头，不肯接下。“怎么会不饿，你一早就上市集，连碗小米粥也没喝，你已经一整天没进食了。”

“你这小鬼头甭为姐操心了，你多吃一点快快长大，帮忙照顾爹娘，让姐多接几件绣品。”一家能得温饱就足够了，她不求大富大贵。